

瓊臺會稿卷之二

瓊山丘文莊公著



記

南海亭崗黃氏祠堂記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咸有定制粵自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無土是故父為士而子或為大夫父為大夫而子或為士廟數不可為定制且又仕止不常遷徙無定而廟祀不能有常所漢魏以來知經好禮之士如荀氏賀氏唐杜氏孟氏宋韓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為之於獨而不能同之於眾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此無他泥於古便于

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氏始以意創為影堂文公先生
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創之主定為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
禮之首蓋通上下以為制也自時厥後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
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蓋鮮也嶺南僻在
一隅而尚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亭崗黃氏世有顯宦其先
世在宋為朝奉大夫者自凌江南徙以來今若干世矣其六世
以前惟單傳六世以後支庶始繁衍自是又若干世至處士洪
僧者為黃氏世嫡乃謀于眾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為
子孫者人競殖產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棲神之所於心安乎盍
相與建祠堂眾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之東如家禮制建屋一
堂三室以為祠堂堂之前有亭亭共以庖厨齊沐之所外為二門

繚以周垣樹以松栢專俾僮僕一人司啓閉焉規制如家禮而
少異也置祭田具祭器晨必謁出入必告面正至朔望必參歲
時伏臘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辰必有事
于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己卯經始明年庚辰成而
彙祀之至是歲己丑天運一周矣處士子珥暨其從子權以鄉
貢進士辭校官卒業太學援例寧覲將南還介友人封部大夫
馮君宗輒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
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
者往往多在於編民今世拔士於民苟服章縫習詩禮是亦古
之士也矧又時有掇科躋仕雖比古之大夫亦未為過既名為
士大夫而又有世業之田則立祠以妥先靈置田以給祭需私

家之事孰有先於此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行禮急於貽謀而緩於報本有能特然興舉古禮以報先德以訓後昆若黃處士者豈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是宜書之俾伴持歸鏡於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自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弗廢墜哉

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當有宋盛時構屋數楹以爲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祖贈承事郎昱及其子海豐令新之處士輝之蓋數百年于茲矣子姓環祠而居者毋慮數百家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室至於報本及始之祭咸

必會于斯焉歷宋元迄于國初屢脩屢壞幸承事公十一世孫德平乃慨然撤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已而族人弗與焉時正統己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設一如其舊旣成乃釁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以禮秩秩以恭循循以和儼然有若見其神之顧歆翕然咸興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踈情不以服盡而遷數十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也嗚呼懿哉德平公旣捐館舍若干年矣未有爲之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孟時述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昔聖人作易於萃於渙皆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收其渙散俾咸惟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於官師

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之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祿族居無常制私家之廟議卒莫定宋儒始殺廟制以爲影堂旣而又以祀影非禮而更爲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世固已罕行之又况能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柯氏斯祠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俱盡泛然相過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人渙散而不可約束一旦疑心固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幼以齒咸溯流以徂源循枝以返根是孰使之然哉茲盖有功於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或曰古者廟數官師一士二大夫三宋人始有四代之祭泥古者猶謂其踰禮况又推而上之也哉嗚呼古者一家受田有畝今世營利殖產者乃至十百倍於古舉世安之顧於反本始序昭穆之舉而獨以爲非古政昔人所謂寧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非惑與予因學士君之請勉爲書此以示其後人且以解或人之疑

忠愛堂記

皇朝開國元勳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有稱黔寧王家昭靖王生際 大明啓運之初輔我

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爲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陞世以忠愛傳家上報 國恩下安民夷闕

七朝餘石年于茲矣世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自然者凡其所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然

而循循然終身為之而匪懈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知行乎已者習以為常施諸人者忘其為惠蓋已非一人一世矣今太子太傅沐公琮始揭忠愛二大字顏于高堂之楣蓋摘

太宗文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綿世賞於無窮引廟享於不替蓋據事理之要會以示夫標準者焉間介侍御張泰以書來

京師徵濬言以為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賢而並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為五十三國崇親也高祖興漢封功臣為一十八侯尚賢也我

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法古昔帝王並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衆建親王以為藩屏大封功臣以為楨幹非宗姓

後不得專土生爵公者卒乃追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

親藩之封九公十八侯之列雖若不預然於王版屬籍有剝

接花木之契盟府册書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蓋兼

之也故卒受王封配享合宮俎豆于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

一方民夷錯雜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帥分闡之

任一時勲戚家無有也於乎盛哉濬行罪太史於

祖宗典故竊與有聞伏讀

太祖御製文集其貴王為西平侯也錫以誥文有曰當幸逢之

初釋難之恩夢寐神交之報不忘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未為多

福之語及讀

太宗為善陰隲書叙王善行之實有曰處心仁厚樂善好賢小

心慎密恩信遠乎夷獠畏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嗣續昌盛與國咸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

聖言萬世如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知沐王忠愛之名殆將見與天壤同休也功庸旣已著效於當時而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爲傳家之學忠國之本治民之譜人人持循而不悖世世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而克負荷忠敬王以是而啓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固封守榮康公以是而靖叛亂今宮傳公主宗盟膺

朝廷重寄位上公總重兵鎮邊方於凡家世所傳懿德茂實既以身體而力行之矣茲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非徒空言而已也

二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爲沐氏子若孫若曾玄若來以鼻若仍以雲霧授而祿食耕采而復家者皆斯堂也覩斯扁也目擊而心惟原祖宗之心報 國家之恩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非但居大位秉重權者然也苟有一命之秩一塵之受一力之隨咸舉諸心而加諸彼雖兵農滅獲之賤驃鬻玃獠之蠢昆虫草木之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其天年愛施乎下卽所以忠報於上也互相講究父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體悉宮傳公之至意則夫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咸休於尔沐宗末末無極矣其念之勉之毋怠毋忽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瘍醫名于遠近既而有以
其名聞于 朝者選入

上方嘗扁其居藥之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揭焉適子家子得疾
或以君薦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溫而氣和薰然陽春之
可掬也及其觀色察氣問証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如春風扇
和凍者以解稿者以甦勃勃然生氣漸回而絕達有莫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復和適沉疴去其體如一陽
來復於隆冬沍寒之後日復一日今則馴至於三陽開泰之時
矣所以然者蓋由其推腔中生意之春以和煦之也予平生止
一子宗祊所繫感君之惠莫大焉方圖所以報之者知君者咸
曰君於世利無所好所尚者文爾蓋為記其居藥之室嗟夫一

元之氣流行天地之間一陽而復二陽而臨三陽而天地交泰
則和矣和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之蠢然者於是躍然
以起翕然以交安然以適矣豈非天地之至和者哉君以是名
堂詩所謂惟其有之者乎惟其有之故能聚其所得於天者於
一腔之內又能推其所得於已者於一世之人也何者天之德
元亨利貞天之時春夏秋冬而時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
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人則仁乎醫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
言醫門多疾蓋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向於
春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三月和氣發陳天地
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布發生之令天氣
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氣少不足以奉夏長之令焉

夫春陽之氣既乖則復無以爲蕃秀而奉收秋無以爲容平而
奉藏冬無以爲閉藏而奉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
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
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保穰陽於來復之始暢全陽於交
泰之時所以培三時之本爲萬物之先以固其根以滋其苗以
復其命有由然也是知一春爲四時之本一和爲萬化之原人
能歛天之春以爲一心之和和其運調其化柝其鬱氣資其化
原復其所主先其所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
者補之佐以所利調以所宜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
之不相得者從之如此則不和者和矣夫春氣之和自然之和
也而人使人身之和亦如春之和焉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而
能輔相天地之所不及也歟但其職有崇卑故所及有廣狹耳
推原所自雖由於神聖工巧而實本於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
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七情也六氣
不爲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爲欲所乖則人之心和矣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
差謬而無適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以使之各得
其所而懽忻交通矣况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既
本醫之說以爲堂記及其末也請以儒之道終焉繼君之後者
若斯堂誦斯記尚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

世德堂記

瓊城西郭大姓沈氏其先越之山陰人在宋有諱翥者仕爲戶

部作郎咸淳中謫官來瓊子孫因居澤山之龍井村 國朝末
樂中始遷于條塘之黃瀛後又遷于瓏窩是為今居侍郎公之
五世孫悌所葺也悌號瓏窠居士為人易直而好義獵涉書史
善議論喜歌詠家饒於貲未嘗凌人傲物雖不孜孜於問學然
其所存所行率多合於理成化壬辰以舊居卑隘乃改卜於高
爽之地既落成適予曰翥字子羽號秋礪則始來瓊者也十世
曰顥字清淑山陰教諭曰頤字養正以蔭補將仕郎曰興翁字
復古又自瓊復越五世以下至頤皆葬雪嶼惟顥與興翁葬黃
枋焉十一世諱祐字仲和十三世諱存性 國初本府儒學訓
導生子衮乃居士父也惟沈氏自宋以來至于居士蓋十有四
世而居瓊則六世矣世世以德相承其為基也甚厚而固至居
士又能拓而大之培而益之雖功名事業不逮昔人之顯赫然
而貲產之豐規模之遠先業賴以維持後人得以憑藉繼此以
起者安知其無若秋礪翁者之出於其間哉所以然者前人以
一德而立其基後人以一德而嗣其業自茲以往至于千百世
之乂心非仁不存事非義不為處則為孝子出則為忠臣本仁
義以相傳衍宗支於悠久何者而非自此德中來耶予家於居
士有世好而伯兄伯清於居士交莫逆視予昆仲殆所謂異姓
兄弟乎叨官 禁林以文章為職業於凡天下士夫有所述作
必假筆於予顧於通家之好獨無一言可乎 朝退援筆書此
寓歸付居士子淵源清浩朝夕玩焉且以示其後之人於無窮

思補堂記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邃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涼蒙翳之野陋巷窮閭之中鰥寡孤獨飢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身在其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爲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後已况親爲牧者乎親爲之牧則日親見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爲深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其飢寒卹其勞苦防其疾疹而又爲之營貲產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爲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爲民父母者果能若是不否乎不能若是是冒父母之名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子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 君命耳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我不能用 君命以子之且虐之焉一旦奪其 命以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視 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爲民父母者可不思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爲燕居之堂於廳事之後扁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名也亭舊名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君後七十又二年始爲此堂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蓋思所以補報乎 朝廷也噫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忠乎 君矣予因君之請而爲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茲土而居茲堂者尚因子言以思君之思於無窮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之下有壽藏焉
穴土而甃之以甃又築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義官陳君勗讓
豫爲藏衣冠之所也旣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郎中時
莊求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
氣以爲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故凡天下之山其脉皆發
於西北而連綿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
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面陽而背陰而清明純
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
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爲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爲人
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
於地融結爲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
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
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細縕無間殆將周流太虛以復歸於
太極無極之有矣乎不然則發而爲卿雲蒸而爲靈芝之凝而爲
貞石不可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常
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爲人焉於是乎書

葑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躍如有以
見乎其前是以其進其退皆豫有以爲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
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旣仕而始復於吳治第於葑溪之上蓋
豫以爲退休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下世擬之

以李衛公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而無蒼皇之奇云中爲草堂數楹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爲之畫策凡其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中語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吳魏之強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固若不暇爲私計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固以豫爲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當無心必爲之時已留心於事中方有心應用之際已置心於物外未進而豫進之之資未退而豫退之之具是以其進也道前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而勇決無疑古今豪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 朝廷委託之重付以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耕於野戍于邊處於室家行於道塗者咸恃以保障覆育之生者恃以養死者恃以葬喁喁然嗷嗷然仰公以爲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爲生孰肯一日釋公去哉矧

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其惠于已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而望者在在而有公炳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之理然猶汲汲然豫爲決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公自爲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末布置之規模與其平生成立之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固已詳且盡矣予每庸置喙於其間

行將北上道吳中登魏公醉白之堂以求溫公之所獨樂者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允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溯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教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毅自幼開敏異常方入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輒親

近儒生購求書籍及于軒窓之中時會師友以講閱焉扁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為夙契世有通家之好求予文為記予惟稽古之言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親授受于堯僅再世也虞廷史臣述堯之事遽以稽古為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者非必閱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繆君解堯典粵若稽古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尚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代遼邈典籍浩繁必欲一一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已之說焉士毅出自武胄食世祿以為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于已者尤

在武焉子願士毅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心而服行之無斃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爲臣無有二心也食人之祿則死人之事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蕩佚簡易寬小過而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爲吾身今日之用雖聖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既其實也誠如是予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聞其孫皆稽古論以復行之又聞予以言而獎勵之地下有靈殆將粲然而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留耕亭記

瓊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履正翁尤仁厚長者嘗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土爲墩墩上構草亭日登其間以督畊者以觀稼穡一日携諸子遊焉屢顧而嘆時子彥宜侍側跽而問曰大人何嘆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而盈虛消息之理恒乘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岫岫而茫茫環吾亭之址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藐綿蒼莽之際孰非膏腴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之者固有世業數十百年者矣

又有不數年間而屢易主者矣或暫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興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也以義得則相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自某人席勢以凌其人之單弱也而豪奪其田自某人恃力以欺其人之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義可以久長凡其世澤之遠家慶之長昌衍而賢明既廢而復興者皆自其乃祖乃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再拜時翁之弟履信以衡州府倅致政家居聞翁言而題之曰吾凡之意其唐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者與請摘其語以名其亭曰留畊翁曰

然翁既捐館彥宜以事來 京師館於予泣以翁言見告且曰願有記余翁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掇翁語授彥宜俾持歸以志諸其亭之壁時以語館閣中諸公咸嘆曰有是哉各賦詩以美之凡若干首併附于左方

成化元年

栢庭記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毋瀾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 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為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為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韙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

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子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艷冶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競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如松栢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爲栢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雪筠記

海豐林鄭昱時裕客 京師介子友林宗敬求予記所謂雪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深嗜而酷愛之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固多美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並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歟古之人有愛竹者曰王子猷其居吳時每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久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暨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既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物之趣同得其二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故不必兼而有之也彼方外士有爲雪齋者乃灑粉於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自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

見者豈真見哉時裕向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見雪也
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不見竹
焉夫不拘於迹而惟理趣之求假異以會同因此而得彼非真
有見者不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
得矣予故不辭而為之記云

桐墩記

墩高丈餘去郡城東半舍許潁川陳君所築以樹桐者也君之
言曰吾性嗜琴每艱得器之良者而琴之材非桐不利而桐又
必石生者始佳生石矣未必而陽背陰材不良故器不完器不
完故聲不揚此琴所以徃徃失古人之意也然瓊地素不宜桐
間有之多生於平壙之野積陰之地吾用是擇勝於陽明之郊
加石於積土之巔樹桐十數本庶幾後數十年得其孫枝以用
於琴或可由此以得古人制樂之初意乎然非獨已用也凡吾
之子弟吾之族姻吾之交游吾之鄉邑吾之後人苟有志於古
音者皆於此取材焉可也聞筆其言命予記之予以丁卯之秋
與君別隨計之 京是時墩未培桐未樹也歲辛未來歸僅五
春秋再踵君堂則已翦然以高森然可把矣以徃觀來不出十
年其材皆中於琴耶數百年不完之音殆於此復振耶絃誦之
聲將由是洋洋乎四海之間而旁洽遠邇耶異日士大夫間有
以琴而追蹤古人者必君也雖然為十年之計者樹以木為百
年之計者樹以德木云乎哉君子同志友也名徽允諧其字世
為瓊人連試于有司不利今貢于春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面溪而築室以為藏脩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介其友某徵予記因詰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其可可以見也言當其可可以出也知適其可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興事造業以立久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顧乃深根寧極與遺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歟景輝曰不然某非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某生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擾擾之不暇衆械籍其口有憂嬰其心一搯手而有衍揚接楫也一舉足而有礙穿坑塹也叫囂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勞乎形鷄犬不得寧也室家不得有也雖欲少憇以斯湏焉不可得也尚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隱也某之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大小之別也予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其言而記之曰溪之原發乎其所又若干里至圓沙景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軒先生某某其父今霑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某某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京師代求其記於翰林者特以屬予

予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意或在是歟客曰此蔑棄禮法之爲也非端人莊士之道君讀書好禮豈屑爲是哉晉人之武陵溪隱於僊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爲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遁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然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居殆將隱居求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愈遠矣子以爲太公之隱於磻溪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得已而受其載乎子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爲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虜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卽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歟君之所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歟且將由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歟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歟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子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爲記客謂誰予友武定軍民

府同知潮陽葉君也

鴈集瓊序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洿池之中比鵞鵝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蹠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者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為大夫贄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為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為湖流而為河潏而為沼沚視茲洿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眉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遂謝焉鴈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舉手倏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為鴈集瓊序記

願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戶口邊塞兵馬鹽鐵之事無不究諸

心意謂一日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
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卽預脩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
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稅多少風俗媿惡一一得以寓目焉
是時年少氣銳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顧無爲之之地爾旣登
名仕版日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各除給
事中御史獨留四人者爲編脩予與焉編脩職專史事本朝
不設起居注遇有纂脩旋設館席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
事呈稿筆削惟命蓋官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
敢盡用已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階不離乎言語文字
之職凡昔所欲資以爲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日
斯征而月斯邁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用
則已精神衰蕪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爲矣於是乎返觀內事
而自嘆曰噫濬自七歲入小學十九克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薦
又三年試禮部得校官不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
士第入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升冑監也有日會之
饌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大官翰林之職專於講讀
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鈐選刑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
務未聞常祿之外別有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
有文綺之賜進講則有御厨之給諺有之日經筵頭史館尾蓋
以初開講必有重賚旣進也必有榮陞故也詩不云乎無德不
報濬生遐外之城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拔自草莽之中進
之天日之下而又受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

以報稱聖恩之萬一哉且性愚而拙粗知人間廉耻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則亦瞻天以致其祝歎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居君之上而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主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為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言以名吾今所居之軒而書此以

記于壁

藏書石室記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曾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為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異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迓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

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業
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簠以北學於中國中心
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
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
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歎自盟于
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目之得必多購書籍以皮藏於學宮
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
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己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
戊辰上春官卒業太學申戌第進士卽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
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

先聖于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
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爲屋凡梁柱楹瓦之類皆石爲之不以木
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 年 月落成於癸巳年七
月爲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樹若干內皮以
書僅成予卽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
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
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
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
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死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
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
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
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

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無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后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其遠且大其必有副予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老矣不及見也雖然宜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惕然快戰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深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待從之臣在

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矧一登進士第卽通籍金門出入禁掖幾二十年始以大夫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卽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爲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區區深意之所在也予先世閩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自七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阜世雖不仕而亦有

地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暫而耕者其常歟予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窪而其中獨隆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患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藏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卽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盍卽卅陽田爲之卽日具圖釐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爲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爲村基周圍若干丈爲畝者若干餘田遂皆深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穫登常數焉環村之址鑿溝引水繚繞之村之背旁際爲長壠壠上疊石爲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爲方塘周若干丈塘心砌石爲釣臺當其前積土爲圓堆名小鰲峰環村皆種芳竹雜蒔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二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爲圓亭亭之前爲渠九曲之其下爲月池各有扁堂曰瞻玉旁兩室左曰曝日右曰涼風亭曰一噓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鰲峰者蓋擬館閣中之鰲石所謂小二山者則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直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又自村徑始涉田蹊有石門焉曰卅陽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旣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于斯漠漠水田四際山麓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岑蔚之間華表簷牙

露出林杪此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襖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勅樓若可繼堂若願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爲郡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循道之交互屋瓦之櫛比闐闐之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翼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輝煌照耀林谷是爲佛老二氏之所宮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將都肄之所月凡三校閱于斯金鼓之聲旗章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見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一郡之景亦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坳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徐聞之石門其脉穿海底而南卽蘇子所謂地脉何曾斷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爲衆山之脊朝夕日光霞彩敷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幃之列几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居所六七十里有橫黛隱隱然雲霄間者陶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闊烟霏之外有峯巒纍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七星嶼也林木蔚然如疊翠叢於東南坡坨之間者靈山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茫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入于海距此半舍許舟沿泝其中往來檣帆其末

越林表面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為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所謂神應海口是為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葦晨昏屢氣結成樓臺峯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耀如珠璣其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絕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茲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觀望既畢謂渚曰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窮荒絕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絕之景顧不可哉渚惟中國之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于池沼中然吾郡以最爾之地居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匱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

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眇末小子無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寘身金馬玉堂之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為歸老之計而即歐陽子之所云云者以為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

天子幸閔其愚而以柔遠之禮優之俾得以守其世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之上炊稷而飯之釀秫而啜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以報 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也

又以其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溫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賜明貫通于四時地之清淑旁鍾于庶類是以物之生于斯也形瑰奇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無者又有他郡所無者予自蚤歲粗知讀書即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花卉亦傍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徧即人家園圃求之亦多有其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爾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中有甚奇特秀絕者詢之士人或有名稱或無名稱不止一類意謂游歷未廣安知他方無其類邪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于羊城由是泝瀆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宋衛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事者往往詢之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所具者亦或有未識焉或此以為是而彼以為非迄不知所定於是乎嘆曰花卉之生於中州可謂幸矣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域者哉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怪也是雖有瑰奇之容華艷之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自落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荆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哉使誠一日有所遇焉持之而比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生得其地遇得其人方且植之於庭階之前培之

於盆盎之內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恐其燥也蔽之以蓬處其或為物所傷觸也而又護之以闌檻朝視夕顧以覲其長成開發迨其及時而開也設其召客以賞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足而或又寫之以圖不幸為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予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軒墀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為士夫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予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園中因其類而命之以名

有未雅者為更之有志久矣歲己丑聞先妣喪歸自禁林明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謀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苟可以入目供鼻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致數百種爰於其中構一亭以為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其封殖既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為圖每種各味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惜乎客土新培氣味未屬既而萎稿者幾盡予為程限所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予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

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閒尚當成其素志安知其不終

幸哉朝回無事坐願豐軒中時春雨初霽草木競茁忽然動家園之興信筆書此寓歸俾子敦刻置莊間以為亭記用著吾心以示夫鄉之人雖然是記也豈直為野花發哉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館邑醫官滿考赴銓曹留

京師又明年是為宣德丁未先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允源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師其祭學士公文有入門見棺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止一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群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熒熒然僅二孫存上繫宗祊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也鄉人有唁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

兄弟告之曰吾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徃徃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在二孺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臧書之揭於寢堂之楣鄉人多稱誦焉濬兄弟就外傳時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濬偕侍公謂允源曰尔主宗祀承吾世業隱而為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尔立門戶拓吾祖業達而為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穉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九年十有九濬少兄三歲而先祖亦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己未濬始補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己巳兄為有司薦繼先祖職濬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編脩累陞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

癸卯蒙

天子推恩贈先祖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堂則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次嘗求善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寘諸堂之楣兄嘗命濬以記濬領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濬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濬髮髮亦種種矣久官于朝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于堂隅使後之子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為之言曰繼之為

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為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為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夫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為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斷必為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為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為之先者必為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為為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為如是庶乎為丘氏之孝子矣

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瓊臺會稿卷之二終

建縣學生負戴士民校正